

## 112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八年級閩南語朗讀

### 01 上好鼻的臭臊味

張涵婷

「倚山食山，倚海食海」，澎湖四箍圍仔攏是海，所以有真濟人攏是看海咧食穿，阮阿媽就是咧賣魚的。逐工天才拍碇仔光，伊就愛騎 oo-tóo-bái 去漁港標魚恰賣魚。寒天風 siù-siù 叫，我閣咧包棉襪，伊已經出門矣，實在足辛苦的。

阮阿媽標魚恰賣魚的工夫攏真厲害，伊定定佇阮面頭前尻川翹懸懸咧臭屁。「我今仔日標魚疊人佢濟？予恁臆看覓？一箍！才一箍！有厲害無？」阿媽定定半賣半相送，而且閣袂共人食秤頭，生理好甲沖沖滾，規魚仔市的人無一个毋捌伊的。伊賣的魚百百種，熱天小管仔上濟；寒天當然是上好食的塗魷魚。

雖然我愈來愈大漢，學校的功課嘛愈來愈濟，毋過我上期待的就是放假的時陣，去魚仔市共阿媽鬥相共。我雨鞋穿咧、帽仔戴咧，遠遠就大聲喝：「阿媽，我來矣！」阿媽喙笑目笑共人紹介：「這阮孫啦！全澎湖山上古錐的。」

「來喔！來喔！現流仔，逐家緊來買喔！」阿媽負責剖魚，我負責提橐仔共人客貯魚恰鬥收錢。阿媽喙焦，我提涼水予伊淋；我腹肚枵，阿媽買雞卵糕予我食。毋知啥物原因，今仔日生理特別好。逐个人攏呵佬講：「恁孫哪會遮爾仔勢。」

阿媽聽了心花開，就偷揜兩百箍予我做私奇。

我偷偷仔共恁講一个祕密，其實我真驚臭臊味。雖然魚仔市有臭臊味，拄開始我真袂慣勢，喙罨掛牢牢。後來我發現恰阿媽那賣魚那開講，其實啥物味嘛攏無鼻著。阿媽的身軀嘛定定有臭臊味，毋過我知影這是阿媽疼惜我的滋味。見擺伊若看著上鮮上肥的魚攏會先留落來，人客想欲買，伊會講：「真歹勢，這尾魚是欲留予阮孫食的，無欲賣啦！」見擺伊若下班，身軀猶未洗，就會共上鮮的魚提來阮兜，閣交代阿母一定愛煮魚湯予我食。阮兜的冰箱有滿滿滿的海產，食都食袂完。

自細漢我就食魚食到大漢，澎湖的海產予人呵佬甲會觸舌。你若是來澎湖迢迢，會記得來共阮阿媽交關喔！

# 112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八年級閩南語朗讀

## 02 著獎，趁私奇

鄭昱蘋<sup>1</sup>

禮拜日早起時，我咧準備隔轉工上課欲用的鉸刀，頂屨一下開，竟然是規屨的發票。我將遐的發票提起去桌頂，毋知欲按怎處理？阿母看著，叫我共遐的發票提去擲掉。

「欸，遮的發票會使對獎，有錢通領呢！」阿母講：「袂著啦，我對幾若百擺，毋捌著過一擺！」「袂著？抑無，你留遮的發票欲創啥？」「Mh……無定著……會著咧！」

「阿母，無，後擺園佇屨仔底的發票我來整理，予我來對，啊若有著有獎金，就算是我的私奇喔！」阿母聽煞，行來到我的面頭前對我講：「啊若準予你著一千萬，到時你欲按怎分？」「啊你毋是講真歹著？」「凡勢你有雞屎運咧！」

「好，你免緊張，若準真正著一千萬，我一定予你去領。啊若干焦著兩百、一千的，就算是我的。母親大人，按呢會使袂？」阿母頭頓一下，越頭行轉去伊的房間。

因為政府有規定，發票按開獎彼一日開始算，三個月有效。若超過時間，就算著一千萬嘛無法度領，所以這堆發票，我先照時間來分，便超過半年的攞先擲掉。上尾桌頂賭百外張的發票爾爾，有影是真厚工的工課，繼落來才是緊張的時陣。

我先對手機仔頂面，將頂兩個月著獎的數字寫佇紙面，

才提發票一張一張沓沓仔對。「無著！無著！啊！差一號！閣無著！」對到賭十外張的時，我心內暗唸：「財神爺、土地公，恁著有靈有聖，保底我著大獎啦！」緊張、緊張，刺激、刺激。這張「0423」？有矣、有矣，我著大獎矣啦！

阿母對房間從出來，「按怎？我有一千萬通買厝矣乎？」我對阿母反白睜，勻勻仔行對伊的面頭前，「阿母，中晝免煮，我請，我著一千箍。」

我共發票先和阿母換一千箍，另工伊才提著獎的發票去換獎金。彼下晝食完咾煞，猶有賭四百箍呢。阿母使目尾叫我共錢充公。「無喔！照呼照行，賭的攞是我的私奇！」

咱去買物件提的發票，千萬毋通當做糞埕共擲掉，無的確一張十箍的發票，就會當予咱著一千萬做好額人喔！

---

<sup>1</sup>鄭昱(Iók)蘋

## 112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八年級閩南語朗讀

### 03 好款？歹款？

張月惠

阿母不時都講我真歹款，有時陣閣講我誠好款，我到底是好款抑是歹款？

自細漢檢采是厝裡的厝查某囡，有喙水閣勢司奶的緣故，母但桃仔內的序大攏真疼我，連阮兜的人嘛攏誠寵倖。譬論講細漢的時陣，我真喙白，阿公定定供體我是歪喙雞閣想欲食好米。講著飯，逐頓都食無半碗，為著欲予我食較濟咧，阿爸就講我若有食一碗飯，就予我一甌汽水。有時陣真正食煞，揣無汽水的時，我閣會張，逐家攏笑阮阿母無抱毋著，因為我真正真勢張。我閣真興食炕肉，逐頓攏愛有肥軟仔肥軟的炕肉，因為精肉會楔佇喙齒縫，所以傷精的我無愛。若是無炕肉我就會sāi-thái，袂愛食，所以阮兜三頓一定攏有一碗炕肉。毋過我嘛是瘦卑巴，阿公攏副洗講我是瘦狗卸主人。

有一站仔阿公共人做保，倒塌足濟錢。彼个流擺，食飯桌頂干焦青菜、豆腐，上好的就是菜脯卵爾爾，定定都無肉。彼當時我猶細漢，差不多四、五歲，真毋捌代誌，猶原照三頓吵欲食炕肉，阿母就會講：「你著較好款咧，毋食你就去枵腹肚。」

阿公看我毋食飯，會去豬砵共熟似的販仔賒豬肉轉來

予阿母炕。食飯的時，阿公就會夾一塊炕肉予我，順繼講：「Tah！炕肉啦！」我嘛是戇戇食甲足歡喜的，有當時仔肉傷細塊閣會受氣，阿母就講我真歹款。

有一擺我綴阿公去豬砵，頭家看著我，越頭問阿公：「這個就是無炕肉會張無愛食飯彼个囡仔喔！」阿公講：「是啊！」頭家共我講：「抑無，你來予阮做囡啦！阮兜逐頓攏有炕肉喔，看你欲食佻濟攏會使，予你食免驚的。」我緊共應講：「我才無愛。」這時才知影我愛食炕肉的代誌，規个菜市仔攏知，想起來嘛真厭氣。

轉去厝裡，阿公閣共這件代誌當做笑談講予厝裡的人知个攏叫我去予賣豬肉的做囡，按呢豬肉就會使食迴海，毋免逐頓為著豬肉佇遐欲哭欲啼，我感覺足見笑的。想欲改，閣袂堪得予人涎，橫直見笑罔見笑，炕肉嘛是照食。

這馬我才知影，阿母無論講我好款、歹款，攏毋是好代誌。